

論清末民
初中國社
會

蔡尚思著



K25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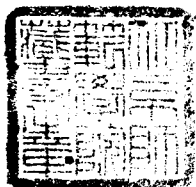
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

蔡尚思 等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3192



复旦大学出版社

903192

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

蔡尚思 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都山排版厂排版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63千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500

书号: 11253·001 定价: 1.30元

编 者 的 话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复旦大学在上海举办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全国十一个省、市、十六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and 新闻出版单位的学者、专家、代表以及美国学者六十余人，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另有日本、英国学者，向讨论会提交了论文。

讨论会共收到论文三十三篇。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与会代表就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

受讨论会的委托，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从提交大会的论文中，选编了这本论文集。所收十六篇论文，均由作者文责自负编者只在文字上略有修饰，篇幅上稍加删节。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不同观点的交锋，必将促进学术繁荣。但愿这本论文集能对史学界进一步探讨研究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起一点有益的作用。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二月

目 录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

——资产阶级各派主要的反孔反封建思想 蔡尚思 (1)

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 李华兴 (30)

“广学会”在维新运动时期的宣传活动 顾长声 (52)

略论梁启超的《新民说》 陈匡时 (70)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教育改

革初探 武克全 潘君祥 (83)

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危机 [美] 费维恺 (101)

革命派的分裂与章太炎的口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析 王有为 (136)

海外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 俞云波 (151)

辛亥革命在上海 [英] 伊懋可 (166)

辛亥革命时期日帝陆军的侵华阴谋

——以《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为中心 吴 杰 (180)

论早期改良派人物对洋务派从依附到批判

的发展 陈 锋 (197)

孙中山关于经济建设的设想	朱伯康 (222)
论十九世纪后半期日中两国的振兴实 业政策.....	〔日〕依田憇家 (238)
开滦矿权被断送经过的剖析 ——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触目惊心的一页	姜 铎 (275)
清末收回铜官山利权运动	沈 寂 (293)
美国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 新动向.....	〔美〕柯 文 (317)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夏林根 (358)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

——资产阶级各派主要的反孔反封建思想

蔡 尚 思

先声明一下：既较重要而又为人们所少谈及的部分，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我要让历史事实出来讲话，自己不要大讲空话。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范围颇广，资产阶级各派的反孔反封建，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这里暂不评述反帝部分。中国近代史上的新思想运动或者也是一种新文化运动，这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说，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今人多知道“五四”时代有新文化运动，而少知道辛亥革命时期也有它的新文化运动；多知道陈独秀、吴虞、鲁迅、蔡元培等是前者的主要人物，而少知道他们也是后者的重要人物；多知道一九一八年鲁迅指出仁义道德的吃人（《狂人日记》）和一九一九年吴虞发表《吃人与礼教》，而少知道一九〇九年铁崖发表《名说》，指出“名教杀人于无形。”……前后二者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辛亥革命时期，在政治上是以进行民主革命为中心，在思想上是以反孔反礼教反封建传统思想为中心。就这个反孔反礼教反封建传统思想而论，是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而为五四

运动时期的前驱的。它是戊戌变法与五四运动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其作用在承上启下，历史是少不了这样一个时期的。

辛亥革命时期即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与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在内，其中的革命派很复杂，主要包括了民主主义（也称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小派。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或前期新文化运动，据我看来，其主要内容，约有下列十多个问题。

一、以民主革命反君主专制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流派，它的特点就是力主西方的民主革命，即反清代王朝，又反中国封建的制度及其思想。换句话说，其反对清朝，最主要的是反封建君权而不是反满族。民主主义革命派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反封建思想。当孙中山识破了康有为那种保皇尊孔的反动面目时，也流露出了反孔思想，他认为这个“坏透了的孔学家是一文不值的”（此根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转引日本、美国人的话）。保皇与尊孔，“是一文不值的”。这也有反孔反封建的含意呀！

首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旗手是孙中山，政治上仅亚于他的是黄兴，思想上仅亚于他的是朱执信。这些人的力倡民主革命与比较全面的革命为大家所熟悉，恕我在这里避免重复了。可是有一个重大问题必须交代一下，以免学术界史学界老是把孙中山与章太炎混为一谈。

一九〇六年，孙中山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特别重要的是以民主主义反只持民族主义者，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

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试看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原故。故不是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正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参加的听众马上多次“大鼓掌”，可见民权革命比民族革命更得人心，为革命者所热烈拥护。孙中山和邹容、陈天华等均反对秦始皇的君主专制。章太炎对专制君主明太祖与秦始皇，却是顶礼膜拜和宣扬的。这就是孙中山一派与章太炎一派的尖锐对立。

其次是邹容、陈天华。

人们多只看见章太炎与邹容的民族革命的一面，而少见及二人相反的一面，相反的一面是什么，只要一读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革命军序》就得了。邹容的本文有时强调排满的民族革命，有时强调学习法、美等国的民主革命。他最钦佩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卢骚、华盛顿；最宣传的革命口号是自由、平等，最大目的是：

定名“中华共和国”。

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

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民主革命。反过来，章太炎的序文却只强调民族光复而反对民主革命，如说：

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胡，所

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这已经同邹容唱对台戏了，但这还在一九〇三年。直到一九〇八年，章太炎还在《民报》上发表《代议然否论》，公然反对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邹容异于章太炎之处，还有痛斥秦始皇的专制政体与愚民政策，反对儒家忠君之教等等。

陈天华也同邹容、孙中山站在一起，而同章太炎等处于对立面。一九〇五年的《绝命书》把革命派分为排满的民族主义与反专制的民权主义二者：

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按此指民权主义）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这同前引孙中山说的是完全一致的。

柳亚子一九〇七年在《复报》发表《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一文，文末口号“民权主义万岁！民族主义万岁！中国万岁！”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民权民族同时并重的革命者。

二、以“女权革命”反男权夫权

以蔡元培为首的一些人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为女学生讲革命史，教她们去暗杀统治者。金一，即金天翮，从中国教育会归，痛女界的被高压，就大宣传这方面的思想。他提倡“女权革命”，既为前古所未有，而在清末革命者中，和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金一如此为占人类半数的妇女大鸣不平也是非常突出的。他多从民权的角度出发而不纯从无政府主义出发，是民主主义的女权，而不是无政府主义

的女权，所以被当时人称为“女界的卢骚”。

他著《女界钟》一书时，在一九〇三年，舒新城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专家，却把它的时间弄错为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竟相差达十年之久。

金一关于女权的言论不少，其尤著者有二点：

他先从过去女子在奴隶教育史上的地位论起，认为全部中国教育史可用“奴隶”二字概括之。这“奴根”遍植于东亚大陆，达三千年之久，举凡《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和所谓人师、女宗、名臣烈女，都是奴于君、相、圣、贤、英雄豪杰，“大儿文周孔，小儿张程朱，以及其他野蛮时代鬼簿上之人物，奴界不一，更皆自不自尊自立之教育而来，”而女子是“奴之奴”，连奴隶的教育也无法得到。他特别指出明太祖所说：“我若不是妇人生，便把妇人都杀了”是无异于禽兽的声音。日本铃木力的《活教育》也是“女界的大罪人”。

他认为男女各占半数，合起来才成整个人类，排斥女子于教育之外，是“偏枯之教育”国家定会受病，正象一个人的身体：“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之而废”。

他再从今后女子在民主政治上的地位，断定“女权革命”的已经到来。划分“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这两大革命之来龙交叉以入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大时代的新陈代谢是由“君权”到“女权”，而不是由君权到民权。尽管女权也在民权之内。他却热情洋溢地祝愿：

吾愿贡文明之花圈，张独立自由平等三色之徽帜，
以祝我中国女权之万岁也！

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得举大统领（按即大总

统)之职也!

女权万岁! 同胞万岁! 中国亦万岁!

不仅如此,又出誓言:“总之,二十世纪新中国新政府,不握于女子之手,吾死不瞑目,愿吾同胞亦死不瞑目!”这就几乎近于民国时代有人主张以女子为中心的政权了。

金一的女权革命论,尽管极其激烈,可是同时也露出马足来,例如,他说:“吾欲置维多利亚于美利坚,举威尔明那(荷兰女王)于瑞士。……我中国必有此一日”,这还不是以男子为中心的旧政权么?他说:“巾帼而欲含有新造中华之资格,舍教育其仍无由”,“其所代替兴复权利者亦首以教为归”,这还不是改良主义派的旧方法么?他如以中国女子的守寡为“独优于世界者”,以卓文君为劣性丑行,以婢妾为“品性卑污”而要把女子“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等等,更简直象一个老封建者老礼教家了!这也可以看出生在旧社会的一个人要求他有完全的新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

柳亚子在当时既以“人权”“亚卢”等为笔名,而又自署为“中国少年之少年”,他立即为金一《女界钟》写了一篇《后序》,成为坚决反封建反礼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说:

中国女权之萌芽,其摧折践踏也久矣。强权暴肆,公理沦亡,谬种流传,暗无天日,而鰥生狗曲,复鼓吹种种不平等之学说,……束缚禁制于灵魂之界,使不得逞,曰扶阳抑阴也,曰夫为妻纲也,曰三从七出也,曰无才是德也。吾闻其言,未尝不怒发冲冠至于千丈也。恨吾身生于千载以后,不能举千载以前造言作俑之人执而杀之,传其首于五大洲,以正文明公敌之罪也!

他自恨生得太晚,无法执杀儒家祖师,传其首到全世界

示众。这是何等的痛斥男权！他接着指出：“吾女子之特质”，比之男子有“独优者”，并举出庚子之变，联军八国入京等例为证，这又是何等的称赞女子！就为中国女子大鸣不平这一点而论，柳亚子既是并时无两，而后来“五四”的女权论者也似乎比不上他的激烈。

柳亚子还于一九〇四年写了一篇《哀女界》，他说：

夫中国伦理政治皆以压制为要义，有人人为压制者，亦即人人为被压制者。其利害犹可互剂而相平；独施于女子则不然。

女子异于男子的是普遍性的奴隶：

二万万同胞女子，……束缚驰骤二千年于兹矣，奴隶于礼法、奴隶于学说、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于家庭，如饮狂泉，如入地狱。女子异于男子的是人类中的“最不幸者”。

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者。

这同后来的无政府大师师复说的“其女子则始终为囚徒之囚徒”即奴隶的奴隶，何等的相似！但在这里，不要忘记：清末的金一、柳亚子和民初的师复的异点在于前者是把女权同民权结合起来的，是民主政权的，所以一个被看做“女界的卢骚”，一个以亚洲卢骚为笔名；后者却是不要任何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派。同年，陈独秀也发表《恶俗篇》等文，指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件，都逃不出情理二字。……可恨我们中国人，于婚姻一事，自始至终，没有一件事合乎情理。……”一九〇九年，谢震还在《女报》上发表文章，强调男女要否守节必须平等。

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更具体地痛斥“夫为妻纲”等礼教

为“胡说”。

上面举的几个实例，金一、柳亚子、陈独秀等是理论，秋瑾是妇女，这里应当再补述一个不大被人们注意的言行一致者，这就是蔡元培，他的夫人死在一九〇一年以前，媒人争来替他介绍对象，他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竟反而自动向媒人提出男女婚姻绝对平等的五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不相合，可离婚。媒人以后面两条为可骇。他彻底反对封建礼教的片面虐待妇女等，真是开风气之先的头一个人。比之章太炎直到一九〇二年还以“中国旧有”婚姻制度为“美俗”之一，反对“事事更新”，一九一三年的再举行婚礼，竟自撰注重礼教的证婚词，真是大有天渊之别。

清末宣传女权的刊物盛极一时，如一九〇二年创刊的《女报》，一九〇三年创刊的《女子世界》，一九〇六年编的《中国女报》，一九〇六年出版的《神州女报》（内有《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传》等文），在日本刊的《女学报》、《留日女学生杂志》等数十种，以及日本人著《女界魂》、《女子新世界》、《世界十二女杰》，中译本《世界女权发达史》，中国人编《虚无党女英雄》等书。

三、以“家庭革命”反族权父权

与柳亚子《哀女界》一文的发表，不仅同一年份，而且同一刊物的，有《女子家庭革命说》，作者为丁初我，除了和金一、柳亚子两人同持一个观点以外，更提出先要进行家庭革命：

革命！革命！家庭先革命！

据说，这是因为：

综观女权削弱之原因，半由亲族爱情之羁勒，半由家庭礼法社会风俗之侵淫，而莫非由于君主立法之三千
年如一日。

就在这一年，《江苏》也发表了以“家庭立宪者”为笔名的一篇《家庭革命说》，不仅内容大体相同，题目也是一样。其要点是由于看出：“今吾中国普遍社会之家督，其权力如第二之君主”，所以主张“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以其家庭之有专制也”。这就是说：全国有国君在对全国实行其专制，家族有家长族长，在对全家全族实行其专制，家长族长是变相的国君。吴虞在清末就痛斥君主教主（孔子）两种专制为“天下有两大患”（《辨孟子辟杨墨之非》，见一九一〇年《蜀报》）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更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篇长文，也说：“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这对旧传统思想来说是敢于反抗的，但革命要先家庭而后社会，却是倒因为果的。

四、以强盗主义反奴隶主义

早在一九〇一年，《国民报》即发表一文，主张以“国民”反对“奴隶”，认为“奴隶与国民之别”在于有无权利、有无责任、有无自由、有无平等，有无独立五者。“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举一国之人而无一不为奴隶”，这是“二十世纪之一大问题”。还有很激烈的《箴奴隶》一文，见于一九〇三年的《国民日报汇编》。该文提出“强盗主义与奴隶主义，绝对相反。”天下只有强盗主义“能冲决奴隶网罗者。”粗到强盗，精到所谓“武装和平”，大到“革

除国体之奴隶”，小到“革除个人之奴隶”，都不可不用强盗主义。他终于说出“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将有强盗满中国，在进行“破坏的破坏”；还有一个就是“建置之破坏”，天下将“转移于社会党”。异日革除奴隶之中心点，非斯人殆无与归”。陈独秀与苏曼殊共译雨果的《惨世界》，更痛骂孔子的奴隶教训为“狗屁”。以西洋资产阶级的平等说反对中国极不平等的三纲说的，有《直说》的《权利篇》，它以此为辨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实在是等于痛斥三纲礼教为禽兽。直到清代最后，还有愤民的《论道德》，主张以西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真道德代替中国的纲常名教的伪道德。民国初年，还有《民立报》指出孔教三纲之制，“成为中国人第二天性而不能自拔”。

反对奴隶主义者，并不限于革命派，改良主义派早就宣传自由平等去反对奴隶主义，例如见于《清议报》者已不止一篇。麦孟华的《说奴隶》认为，奴隶是“与国民相对待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国民才“有自由之幸福”。自秦汉以来，中国人的屈服于专制者已经二千余年了。同时还有秦猛的一篇《说奴隶》，认为三纲说实是奴隶的木本水源。“自由之国无不平等。人与人平等，即国与国然后可以平等”。反之，以君当一国而国亡，以父当一家而家亡，以夫当一室而室亡，这同臣、子、妇无涉。因此，“欲脱奴隶，必先平等，平等无他，必先破三纲之说。”（以上详见《清议报全编》卷二）

五、以无神论反各种迷信

无神论与有神论二者，中国古代一直在斗争。

清末主张无神论不少，如一九〇三年的《革天》一文，认为中国数千年“崇尚不可知之天道，而沮败当前即是之人道”，在“公理大明，人智增进，将冲决无量之网罗，大索同胞之幸福”的今天，实不“可训”，而叹道：“甚矣，天之不可以不革也”！因而主张“天革，而他革乃可言矣”。就是说：要革命就要先革天之命。

再一年，有导迷的《无鬼说》，认为信鬼与信真理不两立，“鬼者可信其必无”，而且指出“信鬼之害身家”，“信鬼之害全国”，而最后一句话是“世之信鬼者，其亦可以悟矣”。还有发表于《扬子江》的一篇《风水论》，指出古来“名贤达士，代不乏人，大不信风水者，亦更仆难数。”痛斥“术士之言，颠倒错乱”，“风水之为害”，劝人不要迷信。

又二年，章太炎也发表一篇《无神论》，大驳基督教的耶和华，认为“本不足以成立”，“有神之说其无根据如此”。但也只是说：神，“不可执之为有，而不妨拨之为无。”他同时又发表了《建立宗教论》一文。而最彻底的可能是陈独秀，他主张“不要去理会什么上帝，什么天地，什么神佛，什么礼义，什么道德，什么名誉，什么圣人，什么古训”，也反对“用天命来压服人”。（《惨世界》）单从上述数例看来，就可见清末对于天、天命、上帝、鬼、佛、圣人、风水等等迷信，都有人起来反对了。

六、以学术自由反道统论

自从儒家孔孟之后，中国古代出了将近十个道统派，宋到清也就有了不少的反道统派，这已另详于我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已经力倡学术思